

“随水而来”:西篱诗歌的物质想象或精神追踪

□ 向卫国

1

在西篱的自传性长篇小说《昼的紫 夜的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那一段茂盛、药香浓郁的野菊花,像在排队欢迎她。她想为它们歌唱,来不及及发声,疼痛就像雷电一样快捷,令她支撑不了自己,倒下,在野菊花丛中,下午四点整,生下了我。

小说的自传性及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会让人自然认为小说中的“我”就是诗人西篱,或者至少是西篱想象之中的另一个更本原性的“西篱”。

作为读者,在我看来,这一段文字同时提供了西篱诗歌中两个原型性质的物质元素或物质想象——水和植物(花)——的元始性来源:她诞生在一片野菊花中,顺随母亲体内奔流的羊水而来。因此,西篱最近的诗歌选集名曰《随水而来》,诗集中乃至她全部诗歌中最重要的诗作也是长诗《随水而来》。

2

西篱(周西篱)祖籍重庆,其父为知识分子,大学中文系毕业,五十年代因“运动”下放贵州纳雍。西篱本人于1964年10月,在金菊绽放的季节出生。其父所赐“西篱”这个名字,得于陶诗“采菊东篱下”的另一版本“采菊西篱下”。

西篱16岁考入贵州大学中文系求学,据说这并不是她满意的成绩,但美丽的花溪滋养了她的生命,同时也激发了她最初的诗情。诗歌《怀念花溪》是最好的证据:

四月金黄的花海/就在溪畔生长/直长到贴近蓝色的天空/爱梦的女孩/就在花蕊的中央做梦

花溪作为贵阳名胜之一,其最具代表性的环境因素就是“花”和“溪(水)”。可以想象,一个十七八岁、情

窦初开的女孩徜徉花溪两岸,会做些什么样的梦,写出什么样的诗。

大学阶段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生命的重要驿站,它是除童年之外,滋养生命和梦想成长的另一个浪漫和幻想之域,自此以后,社会将会给予人生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教育。多年之后,当诗人再次回忆花溪,“花”与“溪”仍然是最重要的梦想元素,由它们所滋育的情感亦再次化育为诗歌和爱情:“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另外的人/和我一样 在这美丽的水边成长/如果是五月/绵绵细雨就会涨满她的心房/涨满她恋爱的愿望”。

西篱大学毕业之后,继续在花溪作为文学编辑工作了一年,但最终她离开了,去到更遥远的南方羊城定居。“随水而来”是从旅途的终点来看,如果从起点看,就是“随水而去”:*“我知道/即使寒冬降临 大雪纷飞/花溪也依然碧绿/运载着朵朵雪花/流向远方……”*

可以说是花溪的水把她载向远方,但更为本质的,是一种如烟雨一般朦胧的梦想,驮走了她。流水和烟雨,始终如一种情绪的云雾,盘绕在她的诗歌中,这一点已有论者指出过。

3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母亲的羊水、花溪的溪水,都证明“随水而来”的动态形象,决不是一个随便的命名,它既是个体也是一个生命的集体原型或者关乎生命来源的隐喻,因为没有哪个人不是随水(羊水)而来的。

随水而来/它无声无息却长驱直入/在它汹涌之峰的上部/日光灯闪烁的地方/生活/正消融其实有的一切——《随水而来》

那是一个金发的婴儿/威武雄壮 砰然诞生/世界在这一瞬间为之寂静——《雨的夜歌》

当现实中的一切随着时间和个人生命的悟入而逐渐“消融”,失去它的实有性,反转为虚幻的梦境时,生命又再次听到甚至是看到那流水,那承载着生命来去的最初的水。于西篱而言,水不仅是送来生命的使者,也是运送生命去往远方的航船,人的一生逐水而来,跨水而去,最后又回到原始的水和植物。

噢 水们漫过街道/然后毫无动静/石头爆裂的声音/将在明天响起/无论如何/我也得跨过这水……—《水》

比较让人疑惑的是,西篱有写给父亲的诗《父亲》,而母亲的形象在她的诗歌中基本是缺席的,除了偶尔会泛指性地出现“母亲”这个词之外。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母亲的羊水(以及相关“母亲”形象)是其诗歌原始的物质形象?或许其中的原因仍然隐藏在诗人的家庭秘史和个体生命隐秘的记忆密码之中。西篱的传记小说《昼的紫 夜的白》讲述的就是一个“寻找母亲”的故事:“我”的母亲在生下我后不久,就因替父亲顶“罪”而被带走,从此音讯杳无,成为一个理论上永恒的失踪者。“我”的记忆中,母亲只是一种想象和意念,并不能转化成具体的诗歌实体意象。在这个意义上讲,母亲和“随水而去”的“水”一样,都是无法完成塑形的深层物质或元素。

4

在西篱的诗歌中,反复出现过以植物(尤其是花)自喻的诗句。也就是说,植物或花在西篱诗中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情感对象和诗歌意境的构成因素而存在,而是更为内在和深刻的生命元素,或将生命幻化的欲望对象。这或许因为从元素性的“水”中诞生出来的最原始生命形象就是植物(微生物虽然更早的生命,但它不在人的视觉范

围之内,无法成为生命感知的对象,从而也自古就缺席于心理、艺术的意象世界)。从诗人在自传小说的虚拟和想象中,将“自我”诞生于野菊花丛(也许本来就是真实的写照),以及在“乡下”的大自然中最初的成长经历,到花溪两岸四季数不清的花朵对诗人的视觉、嗅觉和情感梦境的长年浸润,不同时期带有共性的知觉想象因素,使得诗人几乎终身都有一种将自我的生命植物化的冲动,或许这原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中,将一切主体都进行自然化处理的倾向在现代诗歌中的隐性存在。

把自己看作翠绿的植物/我们来自乡间 那时十六岁——《温柔的沉默》

他关注的孩子/是雨水一样的花朵/谷粒一样宁静——《温柔的沉默》

望那 我们想的地方/像两朵花儿一样——《梦歌》

我们双双躺着/像两朵小小的浅淡的花——《梦歌》

而我,是屋子里的某一角/一株淡金色的植物——《屋子里再不会有人来了》

除了作为一朵花/一株自然的植物/你又还是什么呢?——《随水而来》

上述类似诗句的反复出现,有如某些基本的梦境,常常伴随某个人的一生,它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一个诗人对“自我的”沉浸和对自我生命来历的追问,有时比哲学家更为迫切和显得更为生命攸关。而母亲实体形象的缺失,这种非常特殊的个体生命遭遇或命运,或许也会导致人在找寻自我生命来源的时候,在潜意识或者不自觉的幻像生成中,以自我认同或热爱的另外的形象,暗中实施了生命的物质元素和生命诞生的场景置换。

5

水和植物,这两种物质形象的另一个

发声正当时 善为鼓与呼

——吴松文化评论集《独秀故乡曲》序

□ 何火权

文友吴松是一位多产作家,也是写作的多面手,既写散文、小小说,又写时评。近期他把多年来写的文章分类编辑成册,编好了三本书计划出版。他把其中的文化时评集送来给我,请我作序。我抽空慢慢地阅读了他这本厚厚的书稿。了解吴松写时评文章相当及时,并热烈地为我市各项建设取得的成绩及新人新事新风尚鼓与呼,体悟到吴松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这本文化评论集《独秀故乡曲》充满茂名地方文化气息,分量厚重,综合来看主要体现三个特色,就是“多”“快”“好”。

“多”——角度多样性。新闻时评是近年来读者较为关注的一类小评论,《茂名日报》特别开设了“热评”专栏,聚集一批喜欢写时评的作者,吴松无疑是在这里露面最多的作家之一。三五天或更短的时间,就在专栏里读到吴松写的时评文章。本书收录的作品,大多数是发表在此栏目的时评。评论的对象非常广泛,做到了紧扣当时当地的热点话题,及时发声,言读者之想言,言读者之盼言,更好地突出新闻消息的作用。比如,写我市的“二本四专”,在他的多篇作品中都有表述。特别是结合工作实际,写了多篇打造健康职业教育品牌方面的作品,这是结合工作实际总结出的真知灼见。作为高校领导,利用个人特长,为健康职业教育 and 农业职业教育鼓与呼,为所在单位做宣传,这是一种自觉。在时评类文章中,涉及面比较广,如洗夫人文化、“好心茂名”精神,乃至各地的特色、特产,都被他赋予了文化的符号来宣传。如《“梦回橘州”擦亮橘红招牌》《传承千年文化 创建月饼名都》《龙舟竞渡小东江 欢乐文明满茂名》等,写“化橘红”、写月饼、写龙舟竞渡,内容广泛。甚至一些并不怎么起眼的小事,如农村打泥砖、志愿者“小红帽”等都进入评论视野,做到无事不可评、不可写,达到了写作的自由境界。

“快”——研究及时性。新闻小言论式的时评文章,由头一般是报纸刊发的新闻消息,或者是作者认为值得评论的社会热点问题,很多都是配合新闻报道,结合新闻事实,着重发表议论。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也为了更好地营造舆论氛围,这类新闻时评非常讲究及时性。本日报中的时评文章,多是以《茂名日报》刊发的文化消息作为议论的由头,为我市当时正在推动的文化工作或广大读者关注的问题鼓与呼,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再深化。如《做大做强“订戏会” 打造传统文化品牌》一文,针对茂名

文化部门通过举办“订戏会”,为我市各地搭建平台促进粤剧演出有序发展,并据此提出更好地利用我市特色文化资源,把订戏会搭建成为多层次的商业平台,开展对外交流,打造文化品牌。又如配合书香节的开展,写了《让书香飘进每个角落》《书香飘南国“好心”满茂名》;配合南海开渔节,写了《传承古港文化 彰显城市魅力》;配合我市竞选魅力中国城,写了《魅力中国城展现茂名城市魅力》,等等。这些文章时效性都非常强,让读者在了解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对该新闻的意义、作用或者一些背景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和掌握。

“好”——体现实效性。新闻时评言读者所未言,言读者所盼言,写出来的文章不是无病呻吟,不是装腔作势,而是要有现实针对性 and 实效性,这样才耐读,才会吸引读者。如有关道德观察的多篇文章,集中展示道德的力量。写义工给力春运塑造城市形象,写农民自建森林公园,写打造“道义之城”,写真情大爱,等等。就是从茂名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展现“好心茂名”精神。又如对扶提崇德文化的宣传,在集子里有6篇之多,虽是同一论题,写来各有不同,分别从打造生态民俗园、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弘扬传统家风家训等多个层面来议论,扶提崇德文化家喻户晓。尤其是对茂名特色文化方面,涉及的内容多、范围广,针对性强。新闻消息一经报道,马上在时评栏目进行呼应。如特色文化方面,就有洗夫人文化、荔枝文化、民俗文化、橘红文化、玉石文化;发展茂名旅游业方面,一连有多篇评论,从景区建设、乡村旅游、民宿产业等多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总之,善于把握新闻事实,重在挖掘新闻事实背后的意义,让读者对新闻消息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是时评写作方面肩负的任务,也应是时评这种新文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所在。

写时评文章不易,能够针对不同的议论话题,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写出有分量、有针对性且质量高的时评文章来更加不易。吴松用他的厚厚的几本专集,用他娴熟的笔法,做到了“无事不可入文,无题不可作文”,这是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时评文章讲求时效性,是在新闻消息的基础上引发议论,深化延伸,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片面的现象。这也足以说明,写时评文章确实要花功夫、花时间深入钻研,做到精益求精,才能写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文章来。是有序。

从熟悉中写出新鲜的诗意

——浅析张慧谋组诗《向海,一路东行》

□ 陈兴

张慧谋先生是中国作协会员,茂名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广东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读他的诗,是一种美的享受。

《向海,一路东行》(组诗)是张慧谋先生前段时间发表在中国诗歌网和《茂名日报》的采风作品,共六首。诗中所写,都是茂名境内有名的旅游景点。从熟悉中写出新鲜感,不容易。但这组诗却写出了新鲜的诗意。

组诗题目《向海,一路东行》,既是写实,又有具有象征意味:茂名是一座滨海绿城,向海而兴,向东而行,其道大光。其气势磅礴,为组诗定下了基调。

下面,我试图浅析一下《童子湾》《晏镜岭》《第一滩》《红树林公园》这几首。

《童子湾》不长,共三节,十行,但意趣盎然。起句“来时不见童子”,既是从“童子湾”这个湾名中衍生出来,又是从唐诗名句“松下问童子”中化出来,新鲜贴切,充满情趣。像这样的诗句接下来还有不少:“鞋子浮在海面,都是些小船小艇”“海风穿过,阳光穿过,刚刚离开的秋雨穿过”。把小船比喻为浮在海面的鞋子,并且是“赶海的鞋子”,会走动的“鞋子”,已是新奇;这些“鞋子”被风、阳光、秋雨穿过,更是有情趣。整首诗三节,大体上是三个意象:海之湾,天之蓝,船之小。几个简单的画面,仿若画纸上的构图,以小船之小之灵动,衬托天空与大海之空阔辽远,剔透明净,颇具美感。这样写,就把被人们惯看的风光和景物写活了,写灵动了。

《晏镜岭》全诗最巧妙之处,在于为晏镜岭找到了一个贴切而意蕴丰厚的喻体:

镜。首句“以岭为镜”,突如其来,出人意料,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把岭比喻成镜,并由此而联想到其苍老(“海水磨过千年”),其沧桑,以及慈善,以及广阔胸怀(“向海,向海,向着辽阔的太平洋”)与爱意(“是情侣山”)等等,赋予了一座山人性与灵性,以及想象的开阔性(像“一头蓝鲸”)。诗意的辽阔由此打开。

《第一滩》全诗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写出了第一滩的新鲜活力(“来过多次,无论哪天来/你都是第一滩”),这里有曾见证过的落日的忧伤、飞翔的白头浪、闪烁的渔火,以及苍茫的海、永恒的时间、神秘的礼,等等。在此之上,是人生的感悟:海水会一遍遍收复脚印,时间轮回仿若潮起潮落,但你依然在那里。人的一生中,历经风雨沧桑或者磨难之后,需要多大的意志和毅力,才能“依然在那里”?这样的诗,从单纯的写景状物中跳了出来,融入了人生的深刻感悟。其中不少诗句耐人寻味:“海水一遍遍收复一行行脚印/时间轮回潮起潮落,你依然在那里。”“有神一样的光,穿透一片云。”等等。第二节是以“那光照耀的海面”来拓展和丰富对第一滩的描述。

《红树林公园》也不长,共十三行,但却写得很唯美,包括景物的美,情感的美,精神内涵的美。全诗共三节,第一节起句同样给人强烈的新鲜感和冲击力:“红树林却是绿的/也许它的骨头里藏着一座火山。”在“红”与“绿”的比对中,给人强烈的印象——绿的印象,并且一下子统起了全诗:红树林有着苍翠的绿,也有着火一样炽烈的情感或者说精神内涵。诗的第二节紧

无意识的衍生形象,是语言和诗句本身。从词语到诗句的生长、流动,直到最终成为一首完整的诗的过程,也十分类似于或完全可以类比于在水的滋养下,一株植物从发芽、伸展出枝叶,到最后长成植株的过程。我们有理由认为,诗人对此是有一定的意识觉醒甚至自觉认知的。让我们再次回到花溪:

我在十月南方的人流之中/抬头看见天边的花溪/那风和阳光的声音将诗歌吟唱/心灵在清澈之中开始激荡——《怀念花溪》

在那诗人幻想的“天边的花溪”,诗句被“风和阳光的声音”自然地吟唱出来,显然这诗就像花溪的水和花一样,是大自然本身的产品。因此,水和植物的物质形象,不仅是个体生命所希望的幻化对象,在诗人的想象中,也是诗歌和诗句的语言形象之隐秘的或心理上的物质前身。

更为深入而具有多种综合意向的诗句是下面的这一段,诗人显然是将主体的水、植物、“我”和语词构成的诗句等四种物质形象,同时幻化为一了:

即使明天的我/只是些如水的诗行/对奇迹永远的追逐/已在生命里布满了辉煌/我生长在那一片金色之中/那秋日的净土安宁而芬芳——《我守在那一片金色之中》

在这一段诗中,“植物”元素,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但那一片“辉煌”的“金色”显然就是诗人多次自喻的植物形象。至于为什么诗人渴望成为的植物,都是“金色”或“淡金色”,必然会再次让我们想起她诞生于金色的野菊花时那个生命的伟大场景;存在于诗人深层意识中的那个“金发的婴儿”(《雨的夜歌》),必定是披散着金色花瓣的一朵菊花。



美丽茂名

□ 余力 摄

李王 茂 州 府 題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